

## 第一章 契約婚姻

「你若真想報恩，不如娶我吧？」

當時，屠子烈真是說笑的——因為他那麼認真的說要報答她的救命之恩。

可沒想到他竟只是略略地瞪大了眼，便一口答應了她，問清楚她姓啥名誰家住哪，隔天還真的差人登門提親。

直到被提親，她才知道他的身分，明白自己幹了一件多麼不得了的蠢事，但為了安病重祖父的心，她順水推舟的允了。

她祖父屠松濤任職工部都水清吏司，是個五品郎中，因為有防洪治水的長才，長年被外派各地，而她是祖父帶大的，從小耳濡目染，看著祖父靠著長才造福社稷，施惠於民，她也對水利工程極有興趣。

雖說她是個女孩，她爹又是因為治水工程的意外而英年早逝，可祖父看她對水利工程既有想法又有天分，便也讓她跟在身邊監造工事。

只是儘管她有著不輸男子的本事跟膽識，也深得工匠們的認可及信賴，祖父還是一心期望著她能覓個好歸宿，相夫教子安穩一生。

打她十六歲起，祖父便央人四處替她相看親事，可她並不願被困在後宅，不想就這樣成親，她想出千百個理由跟藉口，最後實在想不出說法了，就用最膚淺的理由拒絕——我中意美男子。

也許是老天幫她吧，她身邊真是從來沒出現過美男子，讓她穩妥的過了兩年耳根清靜的日子。

可後來祖父積勞成疾，辭了官回到老家邕州養病，身子卻是一日不如一日。

「老爺子已藥石罔效，屠姑娘可得有打算了。」

當郭大夫搖頭嘆氣這麼說的時候，她知道自己即將失去祖父了。

「烈兒，祖父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妳，沒給妳覓個好歸宿，我……我怎麼跟妳爹娘交代？」

看著病弱的祖父老淚直下，她心痛極了，卻無能為力。

冒著雨，她跑到玉鞍山腳下的山神廟祈求山神再給她祖父及她一點時間，她一定會完成祖父的心願。

也許真是山神大人顯靈，回程她便在因雨而暴漲的大渠裡撿到了他——穆知非。

也是因為這樣，她才有了這一樁姻緣。

屠子烈坐在新房裡，兀自想著心事，直到屋外的議論聲傳入她耳裡。

「妳們可看見剛才拜堂時，表小姐臉上的表情？」

「是我都覺得惱恨，趙夫人可是一心想親上加親，如今卻殺出程咬金，再說了，屠家的姑娘怎麼配得上咱家少將軍呢？」

「就是，不管是家世還是樣貌，她都差遠了。」

「妳們說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情？屠姑娘居然在大渠裡救起少將軍，真是活見鬼了。」

「瞧她臉平小眼睛，一副不起眼的樣子，少將軍竟說要娶她，真是鬼遮眼了。」

「說也奇怪，少將軍是懂泅水的，怎會溺在大渠裡呢？我總覺得這其中有蹊蹺。」

「妳們說……會不會是屠姑娘動了什麼手腳，設計咱家少將軍……」

「不無可能，那大渠不就是屠老爺子造的嗎？是不是設了什麼讓人溺水的機關啊？」

雨聲滴滴答答，新房裡的屠子烈卻是把那些話聽得清清楚楚，她不以為然地勾唇一笑。

若是從前的她，此時肯定已經掀了蓋頭，拎著裙襖殺出去教訓這些嚼舌根的人了，可如今……罷了，橫豎她成這個親是為了讓祖父不至於抱憾而終，期限也就一年，她才懶得跟誰解釋或較勁。

「妳們在這胡說八道什麼？」說話的是徐嬤嬤，穆家的老人，「要是讓少將軍聽見了，可有妳們受的。」

「徐嬤嬤，我們也是為少將軍還有表小姐抱屈呀，誰不知道夫人早把表小姐當兒媳婦看待了……」

「住口。」徐嬤嬤極具威嚴地喝斥，「少將軍就快回來了，快去準備。」

「是。」

燭光微微地晃著，外頭的雨未歇，新房裡早已一室寂靜。

沒人鬧洞房，就連那些儀式也快速且不帶半點喜氣地結束了，屠子烈坐在床沿，而穆知非坐在桌旁自顧自地喝了幾盞酒。

他們都沒說話，明明處在一個房間裡卻像是陌生人般……說陌生倒也沒什麼不對，因為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。

初見的那天，他在渠中載浮載沉，遠遠看還以為是從山上飄下來的枯木，直到接近，她才發現是個人。

剛剛丫鬟說他是懂泅水的，不可能會溺水，他那天的樣子，確實也不像是溺水，溺水的人會掙扎，可他卻是動也不動地漂在水上，她跳下大渠將他拉到堤邊時，他只瞪著兩隻眼睛看著她，身體也是僵直不動的，過了好一會兒，他才慢慢地動了手，然後聲音有點痛苦地對她說「多謝姑娘救命之恩」。

當時她以為他是嚇傻了，可後來知道他的身分後，便推翻了她一開始的推論。他是常勝將軍穆毅的獨子，十四歲便隨父親征戰沙場，驍悍英勇，戰場上刀光劍影，生死交關都沒嚇壞他，區區一個落水怎嚇得了他？

那日將他拉上堤岸時，他的模樣狼狽，臉色青白，她還是覺得他好看——如今在這滿室燭光下看著，她更覺得他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了。

他有著武將的身形，英挺高大且結實，劍眉星目、神清骨秀，氣宇軒昂。

穆知非放下杯盞，突然抬起眼看著她，迎上他那淡漠又深沉的黑眸，屠子烈不自覺地緊張了一下。

「安歇吧。」穆知非說。

她微頓，「歇？你是說……」

「床給妳。」穆知非起身卸下袍子，走到窗邊的軟榻邊坐下。

「你睡那兒？」她有點訝異。

他邊脫下鞋子邊說：「既是夫妻，我們還是得同房，如果妳介意，就把床邊的帳子放下。」

「我不是那個意思。」她解釋著，「我是說……睡榻不舒服，要不我睡榻，你睡床吧！」

穆知非不以為然地說：「我打了十年的仗，不是什麼身嬌肉貴的公子爺，打仗時常常倚著樹或石頭就歇了，有榻睡都算是舒服的了。」

說罷，他和衣躺下，兩手交疊在胸前，立刻就閉上眼睛。

她不動，猶豫了一下，覺得有些事他們得先說好，便試探地開口，「我們能說幾句話嗎？」

她不信他一閉眼就睡死，可他沒有回應。

正當她覺得沒意思想縮回帳裡睡覺時，他突然出聲了——

「徐嬾嬾跟我說了，那些丫鬟嬾嬾閒著沒事就愛嚼舌根，妳不要放在心上，在我們約定的這一年裡，我會盡丈夫之責護妳周全。」

聞言，她微微心悸了一下。

他果然是個有恩報恩又重然諾的男子漢，即便他們是有名無實的契約夫妻，可他還是願意在她擔著他妻子身分的期間護著她。

「還有什麼要說的嗎？」他問。

「……沒了。」她想說的不是那件事，可再想想，他們只做一年夫妻，時間一到便是一拍兩散，各走各路，似乎也沒什麼好說的。

清晨，站在床沿，穆知非靜靜地看著呈大字形仰睡著的屠子烈。

他以為她會整夜輾轉反側，沒想到她說完話，只一會兒便打起呼嚕，聲音是不大，但睡不著的他卻聽得一清二楚。

這是什麼大刺刺的性子？縱使他們既不同床也沒有肢體上的接觸，可跟一個男人共處一室，她竟睡得如此安心？

她的臉，很乾淨，不是字義上的那種乾淨，而是給人不染塵俗的感覺。

那日她將他從大渠裡拉上岸時，她頭髮散亂，也蹭到了些泥水，可看著她，他腦海中竟浮現「乾淨」二字。

二十歲的大姑娘，或多或少都已經沾染了紅塵氣息，多了一些世故，可她卻像是一顆未經琢磨卻清澈透亮的玉石，說不上好看，但就是莫名攫住他的目光。

那天他是去山上視察工事進度的，上山之前，他在山腳下的山神廟點了一炷香，求山神保佑墾山屯田能夠順利，不想下山時先是突然全身失去感覺及力量，接著失去意識，再恢復意識之時，他已經在大渠裡載浮載沉了。

當時的他，真的以為自己死定了，所以在看到她時，有著無限感激。

儘管她的樣貌是那麼的平凡、裝扮是那麼的素淨，他卻覺得她像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，地獄裡的一條蛛絲般耀眼。

從提親到成親，他只花了十天時間，即便周遭有許多勸阻反對的聲音，甚至他母親無法諒解，他還是意志堅定的娶她為妻。

她不想養大她的祖父抱憾而終，而他正好想斷了他母親跟姨母想親上加親的念頭，就這樣，他們結了這樁婚事並約定一年後和離。

雖說不管跟她還是表妹趙靈，都是沒有情愛的婚姻，但跟她過日子應該比跟表妹過日子有趣多了。

「糟了！」突然，睡夢中的屠子烈彈起，一臉慌張地便要翻身下床，像是根本沒察覺到他就站在床邊。

穆知非伸出大手按著她，以防她滾下床去，她身子陡地一震，抬起頭來，驚疑地看著他，然後露出尷尬的表情。

「什麼事糟了？」

「我……沒事。」她有點不好意思，卻也鬆了口氣，「原來是夢……」

他收回手，「看來是惡夢。」

她點頭，「我夢見許多年前跟祖父在周縣治水，大水沖破了舊河堤……」

「周縣每逢汛期便成災，良田盡毀，無家可歸者眾，然而周縣縣衙汙濁，貪汙興修水利的銀兩，後續賑災也無能，因為當時的賑銀盡數被貪汙，周縣縣令遭到彈劾流放，才將屠老爺子派去主持興修河堤。」

聽他說著這段往事，屠子烈驚訝得瞪大眼睛，「你……知道？」

「屠老爺子為了治水，在我朝土地東奔西走數十年，救命無數，簡直可說是人間菩薩，我怎能不知道他的事蹟？尤其我們還是同鄉，更不可能不知道。」穆知非並不覺得自己能說出屠松濤的功績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，反倒好奇起她的事，「周縣此事已有十年餘，當時妳在？」

「當時我八歲，娘親剛走，任命便至，祖父本想將我託予舊識，可我不依，不吃不喝地足足餓了自己幾日，祖父別無他法，便將我帶往周縣赴任了。」

聞言，他挑挑眉，「妳這脾氣可真應了妳的名。」

「祖父也是這麼說的，還說早知道應該叫我屠子柔……」提起和祖父相處的點滴，她眼底有著藏不住的擔憂及懷念。

注意到她的表情，他沉默了須臾，說：「雖說妳已嫁作穆家媳婦，可妳隨時可以回去探望屠老爺子，說一聲便行。」

她驚喜地看著他，「真的？」

穆知非點頭，「妳與屠老爺子就只剩下彼此了，見一面便是少一面，只管回去吧！」

她難以置信地望著他，感激的淚水已在眼眶裡打轉，他的聲線雖然淡淡的，沒有什麼起伏，卻讓她感覺到溫暖。

「少將軍？」此時，外頭傳來徐嬈嬈的聲音，「少夫人可起身了？」

「起了。」他說。

「那就請少夫人準備洗漱更衣梳妝吧，敬茶認親可不能遲了。」徐嬈嬈提醒著。穆知非目光一凝，看向屠子烈，「聽見徐嬈嬈的話了吧？」

「嗯。」她頷首，雖說穆家媳婦這個身分只有一年期限，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，

該做什麼就得做什麼。

認親雖是件折騰人的事情，但幸好有徐嬾嬾從旁幫著，倒是沒出什麼差錯。穆家人口簡單，又加上婚事辦得急促，根本來不及通知其他親族摯友，因此堂上除了穆毅夫婦倆，便只有穆家主母于白竹的妹妹于白波及她的么女趙靈。本就預定近日來訪並住兩、三個月的趙家母女倆，就這麼巧地趕上穆知非說辦就辦的婚禮。

雖說是獨子沒商量就私自訂下的親事，可公爹面對她這個兒媳卻顯得平靜，不過她想應是因為她祖父的關係吧？

她祖父官是小，可在邕州也算是有一點名望。

「屠老爺子在家時都喊妳什麼？」穆毅問。

「祖父都喚我烈兒。」她說。

「唔。」穆毅點點頭，「那我們便也喚妳烈兒，如何？」

「公爹做主便是。」她小心又恭謹地說。

穆家助新武帝平定內亂，功勳彪炳，半年前穆毅解甲回鄉時，百姓夾道相迎，可是十足風光，除了賜下財帛良田外，新武帝還把穆家舊邸周遭的土地，以及那蘊藏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珍寶的玉鞍山群嶽也賜予穆家。

而也因為聖眷正隆，穆家在此地的威望不是官府能比，縱使兩人已經解甲歸田，大夥兒還是稱他們一聲將軍、少將軍，以示尊敬。

屠家比起穆家，那家底和地位真是天差地別。

「妳不必如此拘禮。」穆毅見她恭敬謹慎，淡淡地一笑，「我們武人之家規矩不多，日後晨昏定省什麼的也免了，每日早上來請個安便行。」

「姊夫。」于白波突然出聲，「這些規矩怎能免了呢？媳婦自然要有媳婦的樣子，姊姊好不容易盼到知非成家，有了媳婦，還不能過過為人婆母的癮嗎？」

穆毅眉頭一擰，沒接話。

于白波瞅著屠子烈，哼笑一記，「聽說她從小便沒有娘親，自然沒人教她什麼規矩道理，如今進了穆家，當然是要讓姊姊好好調教矯正一番。」

于白竹瞥了穆毅一眼，見他臉色不是很好看，知道他不喜歡于白波這番言論，更不耐煩妹妹一個客人在這邊指手畫腳，忙勸阻道：「白波，家裡的事，妳姊夫說了算，別……」

「姊夫是個男人，哪管得這些後院裡的事？」于白波卻不會看眼色，續道：「姊姊是穆家主母，教導媳婦的事自然是由妳做主。」

「穆家沒什麼前院後院，一切都由我做主。」穆毅冷冷地瞥了于白波一眼，「再說，欺生這種事在我穆毅的軍隊裡不准，在我穆毅的家裡也不准。」

迎上穆毅那不悅的眼神，于白波頓了一下，端起杯盞，嘀咕道：「說什麼欺生？我只是怕新婦沒規矩，日後會爬到姊姊頭上罷了……」

穆毅不想搭理她，轉頭看著屠子烈，「知非為了玉鞍山的工事經常早出晚歸，所

以早午晚膳在你們院裡用即可，若需要增加人手便找徐嬤嬤，她會撥人給妳差遣。」

「多謝公爹。」她慶幸著穆毅是個沒有架子也沒有一堆烏規矩的長輩。

接下來的時間，于白竹幾乎是沒說話的，但看得出來她對這樁婚事感到無奈及不喜，至於想給屠子烈下馬威的于白波及趙靈，則是從頭至尾臭著臉，用一種彷彿見著累世仇敵般深惡痛絕的眼神瞪著她。

屠子烈已知于氏姊妹本想著把趙靈嫁給穆知非，如今不能稱心如意，不喜她，把她恨進骨子裡都是自然的。

不過……屠子烈悄悄打量趙靈一眼，覺得趙靈長得可真是好看極了。

一張巴掌大的小臉上有著一雙又圓又亮的大眼睛，挺秀的鼻子，櫻桃小口，只需一點淡妝便生嬌媚，她雖也個子嬌小，又只十六歲，可身形玲瓏有致，像是顆成熟誘人的蜜桃。

她想，一年後她與穆知非和離，他便會娶了這位仰慕他的表妹吧？

因為女眷們的不熟絡，認親很快就結束了，穆知非帶著屠子烈告辭。

本以為見親會讓她灰頭土臉的，不想有穆毅一夫當關，讓她得以全身而退，所以她心情很是不錯，聽穆知非說要出門一趟，也不覺得自己被忽視。

在離開主院回所居院落的路上，她一邊欣賞著穆府的景致，一邊驚嘆其美輪美奐。她祖父雖當了一輩子的工部官員，可因為薪餉不多，又經常把薪餉挪給底下因工傷亡的工匠或是那些可憐百姓，並沒有什麼房產，在京城宅子是租的，邕州的老宅也是普普通通的二進宅子，她從來也沒見過這麼氣派的宅邸。

「少夫人。」跟在她身後的徐嬤嬤突然開口問道：「妳喜歡什麼樣的丫鬟？」

她微頓，不解地問：「嬤嬤怎麼問這個，院落裡不需要添丫鬟了吧。」

「少夫人沒帶陪嫁丫鬟過來，但身邊不能缺人伺候，我便想在府裡尋個能用的！」

徐嬤嬤問：「院裡的丫鬟可有少夫人看著順眼的？」

她尷尬一笑，「我還不認識她們呢！」

徐嬤嬤微頓，若有所思。

「嬤嬤不必為此勞心，家祖父辦差所行之處都是些長年因水患汛災而十分窮苦的地方，我打小跟著祖父四處去，帶著丫鬟反而累贅，是以身邊從來沒有陪侍的丫鬟，早已習慣凡事親力親為……」

祖父兩袖清風，其實也養不起太多奴僕，他們回邕州時，只有三、五個老僕跟著。雖說她從來不介意有沒有人伺候，可想想也難怪那些丫鬟嬤嬤輕瞧她，哪有官家小姐如她這般寒酸，別說是可觀的嫁妝，就連個陪嫁的丫鬟都沒有？

徐嬤嬤看著屠子烈，慎重其事地說：「那是從前，可如今妳是穆府的少夫人，再怎麼樣都得有個丫鬟陪侍，府裡若沒有妳喜歡的，我便從別處去找。」

見徐嬤嬤對此事十分堅持，她也不好再反對，於是說：「全由嬤嬤做主。」

徐嬤嬤神色卻沒有放鬆，而是更嚴肅地道：「少夫人，妳要為少將軍打裡內宅，又是將來執掌中饋的主母，得學著拿定主意，不能事事交給旁人拿捏。」

「……是。」從沒有人對她說這些話，她一時有點不知所措，而且什麼未來主母？她一年後就會離開穆府了。

徐嬾嬾眉心微微一擰，「瞧，少夫人怎能對我這個奴婢說『是』呢？妳可得有點女主人的架勢跟作派才行。」

「喔。」她直覺地應了一聲，旋即察覺自己又犯錯了，不禁無措地對著徐嬾嬾傻笑。

徐嬾嬾嘆了一記，語氣微沉地說：「少將軍跟我說少夫人昨兒聽見那些丫鬟嬾嬾們說的話了……」

她尷尬地扯了扯嘴角。

「那些丫鬟嬾嬾成日關在後院裡，閒來無事便胡說八道，少夫人不必往心裡去。」

徐嬾嬾正色，「少夫人是少將軍明媒正娶、名正言順的妻子，不管遇到什麼事，只管抬頭挺胸。」

聽著徐嬾嬾這番鼓勵且溫暖的話語，屠子烈原本還有一點憂慮不安的心竟安定了。這些話合該由母親對出嫁的女兒說，可她沒有母親，婆婆也不認同她，更不會教她，但是幸好，還有人是願意幫助她的。

她有點激動，不自覺地紅了眼眶，由衷地感謝，「多謝嬾嬾提點，我會記住的。」

「這些話也是少將軍要我跟少夫人說的。」看來嚴肅且不苟言笑的徐嬾嬾眼底隱含著長者的慈愛，「雖說少夫人對少將軍有救命之恩，可這門親事終究結得倉促又令人費解，旁人會說些不中聽的話也不意外。不過有少將軍在，少夫人絕不會在穆府受半點委屈的。」

屠子烈迎上她那堅定又溫暖的眸子，輕輕地點了頭。

另一邊，金氏醫館裡。

穆知非坐在案前，神情略顯嚴肅道：「金大夫，你說那些飲食裡查不出任何毒物？」金大夫曾是宮裡的御醫，後來為了及時幫助更多將士做了軍醫，天下太平之後，他隨著解甲歸田的穆毅來到邕州，在穆知非的資助下開了這家醫館，照料更多百姓。

金大夫搖頭，神情凝肅地說：「我已經複查多次，仍然毫無所獲。」

穆知非濃眉緊皺，難以置信，「可我那日突然肢體麻木，確實是中毒之兆。」

查不出個名堂，金大夫也是沮喪懊惱極了，試探著問：「少將軍會不會是在別處中的毒？在那之前，你可曾去了何處，食用何物？」

穆知非搖頭，「那幾日我都在府裡，吃的喝的都是府裡廚房做的東西，就連那日上山時帶著的乾糧茶水都是廚房備的。」

金大夫看著站在一旁的丁駿，問道：「丁駿，你可跟少將軍吃了一樣的東西？」

丁駿是穆知非的隨從，從他十六歲時便已經跟在他身邊，兩人也是戰友、是兄弟。

「那天我不在。」丁駿說，「我前天不知吃壞什麼，又吐又拉，沒跟著少將軍上山。」

穆知非道：「那日我是獨自上山的，若丁駿在，我也不至於落水又沒人發現了。」

「這實在太奇怪了……」金大夫皺著眉頭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「我的飲食中可有不尋常之物？」穆知非問。

「少將軍的乾糧跟飲水中是查驗出竹炭，不過竹炭對人無害，更甯說讓少將軍因此肢體麻木了。」金大夫說，竹炭確實不是有害之物，從前行軍打仗之時，他們會將竹炭放入水中淨化水質。

「如果不是當天的飲食被人動了手腳，那麼少將軍究竟是何時何地中的毒呢？」丁駿摩挲著下巴。

此時，金大夫不知想起什麼，突然莞爾，「不過少將軍此次也算是因禍得福，誰料得到少將軍落水待援，救你的人竟會是屠大人的孫女呢？」

穆知非一笑，「不瞞大夫，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因為對我有救命之恩，要求我娶她的女子竟是屠大人的孫女。」

金大夫驚疑地低呼，「要求少將軍娶她？我以為是少將軍與屠姑娘一見鍾情，這才上門提親，怎麼還有這個原由？」他覺得這事不可思議，甚至是荒謬至極，「報恩的方式那麼多，少將軍怎會答應？」

想起那天的情景，穆知非不自覺地唇角上揚，「因為有趣，什麼樣的姑娘會對陌生男人提出成婚要求呢？對於這件事，我覺得有趣，後來知道她是屠大人的孫女，就覺得是……」

他微頓，沒把話往下說——不想祖父抱憾而終的她跟不想與表妹結為夫妻的他在那個時候遇上，是緣分？還是天意？

「不過關於因為報恩而與她成親這件事，還請大夫聽過便忘了。」穆知非深深一笑，「就當我與她真是一見鍾情吧！」

「少將軍請放心，老夫的記性不好……」金大夫頓了一下，故作糊塗，「咦？少將軍是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聽著，穆知非跟一旁的丁駿都笑開。

「對了。」他忽而想起一事，懇切地看著金大夫，「可否請大夫幫我一個忙嗎？」

「少將軍請說。」金大夫毫不猶豫地說。

穆知非備了厚禮，帶著屠子烈風風光光地回門。

屠家距離穆家約莫半個時辰的腳程，若是乘車或騎馬，只需一刻。

家裡那幾個跟隨屠松濤多年的老人都出來相迎，看姑娘嫁了個相貌堂堂、家世不凡的姑爺，大夥兒都眉開眼笑，為她感到歡喜。

進了大廳，屠松濤已候著心愛的孫女，還有彷彿天上掉下來的孫婿。

屠子烈已二十歲，他一心盼著她能有個好歸宿，卻從沒想到她會嫁了個如此不得了的人物。

穆家來提親時，他並不是受寵若驚，而是驚慌失措，他屠松濤如今已經致仕，即使還在做官，也只是個清貧的工部小官，如何攀得上穆家這門親事？

他問屠子烈怎麼回事，她一派輕鬆地告訴他——

「我救了他一命，他便說他要娶我了。」

大渠水漲，那要是尋常女子，豈敢跳進大渠裡救人？可就因為她從小跟著他治水，



不只善泳還膽色過人，也因此才能將落水的穆知非給救起。

這麼一想，在旁人眼裡覺得野的技能，卻意外地讓她撈了這門好親事。

「孫婿穆知非拜見祖父。」

穆知非一進門，便對屠松濤行了個慎重的跪拜大禮，屠松濤連忙上前扶起他。

「少將軍免禮，老夫承受不起。」

穆知非起身，微低著頭，兩隻灼亮的黑眸望住身形瘦小的屠松濤，淺笑著說：「在祖父面前，沒有什麼少將軍，祖父便喚我名字吧！」

屠松濤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，「可是……」

「穆屠兩家既已結親，就只有輩分，沒有頭銜。」穆知非話說得親近，「祖父喚我少將軍，我才受不住。」

「祖父。」一旁的屠子烈跟著附和，「他娶了您的孫女，就是您的孫婿，不是什麼少將軍了。」

屠松濤想想也是，靦腆一笑，客氣地說：「那老夫就失禮了。」

穆知非微笑著親自扶著他坐下，然後才落坐。

屠松濤看著坐在面前的新婚夫婦，雖然很高興，卻也體會到一個讓他想嘆氣的事實。

雖說癩痢頭的兒子是自己的好，孫女容貌再如何普通尋常，做祖父的他還是覺得自己的孫女最美，可當屠子烈跟穆知非坐在一起，連他都無法否認他們真的不算郎才女貌。

穆知非究竟為何會上門提親？真的只因孫女對他有救命之恩，他便娶了她嗎？

「對了！」屠松濤自然不好在這個時候問孫女婿娶自家孫女的原由，想了想，總算想到個話題，「昨兒金大夫來過，多謝少……賢孫婿。」

聞言，屠子烈微怔，金大夫？祖父指的是曾是御醫，如今在城裡開醫館的金仁懷？

「祖父就喚我知非吧，比較順口。」穆知非問：「金大夫怎麼說？」

「沒說什麼，只要我好好休養，還讓人送來十數帖的藥，要我按時服用。」

「金大夫醫術精湛，還請祖父要遵從他的醫囑，好生調養身體。」穆知非頷首，

「我已請金大夫每半個月前來為祖父把脈，掌握祖父的身體狀況以利療治。」

屠松濤點頭，對穆知非的關懷與用心十分滿意且感謝，而一旁的屠子烈則對他會做到這個地步，感到驚訝又激動。

祖父生病以來，都是找熟識的郭大夫，雖然郭大夫不是什麼名醫，可在邕州城裡也已經行醫數十載，求診問藥的患者數不勝數。

她並不是質疑郭大夫的醫術，只是因為祖父的病況始終沒有起色，才多次希望祖父可以到金氏醫館，讓金大夫把脈看看，祖父卻屢屢拒絕。

沒想到，穆知非會悄悄地著人請來金大夫為祖父看病，祖父也接受了。

屠子烈放下一樁心事，再說起話來語氣更加輕快，笑容明朗。

三人又氣氛和諧地閒聊一會兒，老僕來稟報午宴已經準備好，他們便移步去用膳，席間同樣歡聲笑語。

用膳完畢，屠松濤命人備茶。

「家裡就一些粗茶，你別嫌棄。」屠松濤說罷，轉頭看著屠子烈，「烈兒，祖父想吃妳做的饊子配茶，行不？」

「當然行。」屠子烈興高采烈地答，「我這就去廚房弄。」

她前腳才走，屠松濤便挺直背脊，兩眼直視著即便坐著仍顯高大的穆知非。

穆知非察覺他是故意支開屠子烈，氣定神閒地問：「祖父有什麼話想對我說？」

屠松濤微頓，眼底的情緒除了感動及激動，又隱隱有一絲卑微，「我知道你是為了報恩才娶烈兒，我們屠家實在是高攀了，相信外邊也有許多人對這門親事既震驚又不以為然，不過即便兩家門第有別，老夫還是不想烈兒受半點委屈……」

穆知非明白了，淺淺一笑，「祖父無須憂心，烈兒既然已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會護著她，再說……我也不全然是因為報恩才娶她。」

屠松濤微怔，「不論是家世或容貌，烈兒都不是足以匹配你的姑娘，除了報恩，還有什麼理由讓你娶她為妻？」

穆知非忖了一下，正經八百地回答，「行軍打仗的這些年，我每時每刻都無法鬆懈，如今迎來太平，我只希望接下來的日子都能過得輕鬆有趣，而她……」他稍作停頓，接著淡然一笑，眼底流洩出一絲柔情，「我覺得她是能讓我接下來的人生輕鬆有趣的人。」

看他是經過思考才回答，而非隨意敷衍，屠松濤的心踏實了一些，不禁跟他說起心底話，「老夫福薄，獨子跟媳婦在幾年間相繼離世，只留下烈兒與我相伴……」說著，屠松濤的眼眶微微濕潤，「或許在別人眼中她是草，可對我來說，她卻是老天賜給我的寶物，所以請你好好對待她、照顧她。」

穆知非目光澄澈堅定地直視著屠松濤，「祖父就放心地將寶物交給我吧！」

有了他的承諾，屠松濤安心地笑了，「看來老夫可以毫無牽掛地死去了。」

聞言，穆知非蹙眉，由衷地勸說：「祖父也是她的寶物，請您好好調養身子，長命百歲。」

「會的，我會的。」屠松濤點點頭，「希望老夫能活著看見她生兒育女，幸福美滿。」